

20 世纪



国际要案



邱业伟 主编

重庆出版社



主 编 简 介



邱业伟, 1952 年 10 月出生于重庆市, 籍贯湖南常德, 长期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和法律实务(律师)工作, 现在重庆市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任教, 并在重庆雾都律师事务所任律师。1986 年以来, 在《法律学习与研究》、《现代法学》、《中国房地产》、《法制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60 余篇, 著作有《两性交往与法律规制》(两人合著)、《经济诉讼错案研究》(两人合著, 主笔)、《新世纪的诞生——20 世纪外国文学大师论文学》(上、下册, 合编)等书。曾多次接受重庆市经济广播电台、重庆市商业广播电台特邀主持“民事、经济法律知识”、“性与法”等讲座节目。1995 年、1996 年分别获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大美育课题组论文三等奖, 国家教委“八·五”美育课题组“道德、法律教育与审美教育关系研究”二等奖。

序

黄济人

不太平的 20 世纪就要结束了。

青年律师和法学教师邱业伟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和高度的职业敏感,编著了这样一部具有高度概括力和可读性的《20 世纪国际要案》,这是首先值得庆贺的。

本书是作者继《两性交往与法律规制》(与人合著)、《经济诉讼错案研究》(与人合著)两本书后推出的第三部著作。较前两本书而言,除了共同的现实意义和严肃的写作手法而外,本书显然大大强化了汇集与展现的力度。

这种汇集与展现,又不是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它的重点,在于作者在编著过程中对于“要案”的突出。“要案”者,重大或重要案件也。诸如“美国水门窃听案”、“辛普森世纪审判案”、“塞顿谋财害命案”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编著这些要案的写作过程中,特别强调了这些要案的诉讼程序的细节,这就在本书已经具备的可读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严肃的法律意义上的内容,从而有效地提高了这部书的价值档次。

与此同时,作者在编著中还尽可能地注意到了入选案例空间上的广泛性和时间的上的覆盖性。前者反映在这些要案涉及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后者则反映在 20 世纪的每一个年代上。由于 20 世纪最后 30 年来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各种事件层出不穷,所以本书相应地入选了这个时期的较多的要案案例。

本书最大的价值乃是它的真实性、客观性与资料性。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一样,这本书赖以生存的便是它的真实与客观,而和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不一样的是,它是通过作者查阅、翻译(约五万余字)、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要案资料编著而成的。正因为如此,本书能够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语言流畅,富有文采,也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鉴于此,我有理由相信,本书是作者献给 21 世纪的一份厚礼!

1997 年 5 月 25 日

目 录

- 科学方法破命案——人类首次用定量分析法测出尸体的含毒量 (1)

威尔科克斯从一具完全不含砷的尸体上取了一绺头发,把它泡在巴罗棺材的尸液中。一周后,他检验这绺头发,结果毫不含糊:头发吸收了大量的砷。他的推测是正确的,巴罗头发中的砷不是人在活着的时候自然进到头发中的,而是……

- 中华民国第一案——临城劫车案 (10)

当何锋珏率部前来追剿时,孙美瑶干脆把“肉票”推上前端,当作“护身符”。这样一来,北洋军谁敢贸然开枪,只好眼睁睁看着这伙匪徒押着“肉票”自由自在地转移……

- 世界超级诈骗者——俄国沙皇后裔亚历山大男爵 (17)

他付了400万新法郎的关税,把画取了回来。海关给了他一张收据:“收到亚历山大男爵所付维米尔画关税款项×百万,该画估价为4亿。”这样,有了海关收据作证明,维米尔的赝品立马变成了真品,男爵在美国的交易也就一帆风顺了……

● 嫁祸于人——德国国会纵火案 (26)

季米特洛夫的反问气得戈林暴跳如雷，他冲着季米特洛夫喊道：“只要你离开法庭，我就会把你抓起来，你等着吧，流氓！”读者埃德加·甘萨发出消息写到：“季氏使戈林大发雷霆，面红耳赤，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载入史册了。”……

● 两种意识形态的一次碰撞——克拉维钦科诽谤案 (41)

伊扎尔律师向法官和听众挥了挥一张小小的纸片，以政治演讲的雄辩方式结束了发言：“看看这张小纸片吧！它是在苏联集中营里通用的5戈比纸币。现在说克拉维钦科造谣中伤还为时过早，他的书里揭露的黑暗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历史会证明一切的！”……

● 她故意杀人，却被无罪释放——一次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的判决 (62)

晚上，当她在奶牛的喂草架上放满草料时，看见老头出来取煤。她立即从家畜棚里走出去，拿起立在院墙边上的镐头，二话没说便向老头儿砸去。老头儿呻吟着倒下去，由于她害怕老头儿缓过劲向她扑来，她从柴禾堆上拿起了斧头……

● 杀人百万，无罪开释——侵华日军魔首冈村宁次大审判台前幕后 (72)

大家看了国防部草拟的判决书后非常气愤，有的当场表示不愿当傀儡。石庭长小声告诉在座的法官，国防部来的人带了5副手

铸和每人3个月的薪金。如果不签字就当场逮捕,而签了字,大家就能得到3个月的薪金……

● 他到底是不是杀害他妻子的凶手——美国两亿人关注的审判…………… (85)

医生声音嘶哑地讲述起这个令人惨不忍睹的凶杀经过:“凌晨两点钟的样子,我听见玛里琳叫了一声。我立即跑到她的房间里,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子向我扑来。我和疯子扭打成一团,最后疯子把我打昏在地。当我醒来的时候,疯子已经不在房里了,玛里琳也死了”……

● 法庭上的非洲雄鹰——纳尔逊·曼德拉…………… (95)

法庭外面集聚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支持者。曼德拉身着民族服装,来到法庭门口,面对成千上万兴奋的群众,他高举拳头呼喊:“权力!”众人齐声应和:“属于人民!”声浪震耳欲聋,官方人士为之胆寒……

● 五个国家等着审判他们——靠开空头支票周游欧洲的一对夫妇…………… (111)

两天以后,杰利夫妇被押送到伦敦受审。在等待开庭的时候,杰利夫妇才大吃一惊:不仅英国法庭要审判他们,所有发了逮捕证要逮捕他们的国家都要审判他们……

● 尼克松总统差点坐牢——水门窃听案…………… (127)

夜晚,5个大汉闪进水门大厦,他们手戴医用橡胶手套,怀揣无线电对讲机、美能达

SP—T100 型高级照相机以及各种电子窃听装置,悄悄溜进了民主党竞选总部办公室 1701 房间,并熟练地在暗处……

● 20 世纪第一摧花魔头——泰德 …… (143)

深夜,迈阿密市一幢女大学生公寓里,一声凄厉的惨叫撕破了深夜的宁静,惨案再度发生!共有 4 名女大学生遇害,全系奸后被粗重的劈柴刀斧劈死,现场血肉横飞,骨碴四溅,惨绝人寰……

● 国际刑警露了一手——七天巧破百万美元假钞案 …… (151)

布歇没有讲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因为他不想让警察知道他在公寓里的那一桩生意。但是,就在他走出办公室,身后的门刚要关上的时候,他叫道:“等一等……”

● 无本生意——一个专门伪造支票的国际犯罪团伙 …… (168)

奥里听詹逊说要去报警,二话不说,迅速冲上去卡住她的喉咙,使劲勒她。詹逊并不健壮,一会儿就昏了过去。然后,奥里从桌子上拿起一个金属塑像,在她头上猛击了两下,撒腿跑出了旅馆……

● 王权的失败——伊朗国王巴列维被缺席判处死刑 …… (183)

当巴列维扶着妻子法拉赫王后走向专机的舷梯时,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专机缓慢地在德黑兰这个 400 万人的城市上空绕了一圈,然后向西飞去。这次,巴列维未能像 1953 年那样卷土重来,而是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 韩国部长金载圭枪杀总统朴正熙——数十名律师自愿
为刺客辩护 (196)

朴正熙被金载圭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
惊慌失措，还未来得及躲闪，便被金载圭的第
二枪击中胸膛，强大的冲撞力使他倒向左侧，
伏在艺妓的膝上，他呻吟着，血如泉涌……

● 骄奢淫逸 吃人嗜血——中非暴君博卡萨 (210)

主建筑的旁边，有座小型冷库，里面铁棍
横挂，吊以粗壮的铁钩，据说，铁钩常被用来
悬挂人的尸体。科隆戈别墅的厨师说，博卡
萨在这里吃过人肉，他甚至叫厨师模仿烤全
羊的做法为他做过烤全人……

● 强奸案引出国际超级间谍——战后给西方带来最大损
害的间谍案 (219)

下船后，他们到了一间僻静的小酒吧，喝
酒聊天之间，普救姆把“百眼巨人”侦察卫星
情报的微型胶卷递给了老头，然后从老头手
中接过了一个大信封。“里面是5万美元和
下一步行动计划。”老头低声对他说。

● “马拉松”式的审理——震惊世界的洛克希德飞机公司
贿赂案 (232)

田中听了对他的量刑后，“身子不由得往
前一倾，肩膀晃了一晃，然后立即挺直腰，闭
紧眼，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耳根。”在这一瞬
间，“旁听席上的视线全都集中到田中的脸
上”……

● 贪脏枉法 祸国殃民——菲律宾前总统马科尔夫妇鲸吞巨款案 (247)

伊梅尔达请一位没落的俄国公主到她的豪华套间,向她炫耀自己收藏的珠宝,当一个个标签精细、做工考究的珠宝盒打开时,酷似中世纪海盗梦寐以求的“百宝箱”现世,以至这位公主感慨地说:“真像亲临一千零一夜的境地”……

● 向黑手党宣战——意大利巴勒莫“世纪大审判” (261)

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只见浓烟翻滚、土石飞迸,高速公路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50米,深达8米的大坑,400多米长的路面被毁。前卫车被抛出100多米,车内3名警卫当即身首异处。法尔科内的座车被炸得稀烂,奄奄一息的法尔科内在送往医院途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 结束韩国的一段黑暗历史——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被判刑 (271)

当面无表情、并排站在被告席上的两名前总统听完宣判时,一名佩戴黑纱的妇女高喊:“全斗焕,你这个坏蛋,还我儿子!”当她听到没有判处卢泰愚死刑时,竟气得大哭起来……

● 白衣天使变成了“催命天使”——20世纪最大的系列谋杀案 (283)

警察从维也纳公墓里掘出那些惨遭杀害的老年病人的尸体,并逐一检验,作为物证。

在这一过程中,维也纳公墓里掘出的死人比
下葬的死人还要多……

● 总统好险——巴西总统科洛尔受贿被审案 …………… (292)

科洛尔是巴西战后经历长期军事独裁后
第一个通过普选产生的总统,也是巴西历史
上第一个被国会弹劾的总统,又是巴西历史
上第一个受到法庭审判的总统……

● 辛普森世纪审判——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刑事审判
案 …………… (301)

10 余架新闻社和警察的直升机排成方
阵,在辛普森坐的白色福特车头上飞行,地面
上排成作战队形的警车保持着警戒距离,紧
随车后。车内,辛普森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
袋,通过大哥大告诉警方:“要是不让我去见
一见我的母亲,我宁愿死在车上”……

● 一举搞垮巴林银行——20 世纪最大的赌徒李森 …… (318)

在李森背后,具有 232 年悠久历史的英
国银行帝国已濒于崩溃,正不可逆转地走向
破产。半个世界的银行在恐惧中受到牵连,
其余的半个世界则为之震惊。在李森的办公
桌上,是一张手写的便笺,上面写着“抱歉”

……

● 后记 …………… (327)

科学方法破命案

——人类首次用定量分析法测出尸体的含毒量

1911年12月4日,伦敦苏格兰场的巡官长阿尔弗雷德·沃德在托林顿公园街63号弗雷德里克·亨利·塞顿的家门口逮捕了塞顿。塞顿是伦敦的一个保险掮客,他被控告用砒霜谋杀了一名叫伊丽莎·玛丽·巴罗的妇女。

伊丽莎·巴罗是一个48岁的肥胖妇女,不很聪明。她通过继承遗产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已拥有了一笔相当不错的财产,包括证券、现金、珠宝和一栋房子。在1910年7月以前,她带着一个7岁的孤儿欧内斯特·格兰特住在她的表兄冯德拉厄家里。她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照管她的财产上,还指责冯德拉厄对她的财产怀有企图。为此,恶毒的争吵是常事。

1910年夏季,伊丽莎·巴罗听说弗雷德里克·塞顿家的4楼可以按一星期12个先令租住,于是,她就于7月25日离开了冯德拉厄家,带着孤儿搬进了塞顿的房子。

弗雷德里克·亨利·塞顿是个小个子,40岁,眼神冷酷,差不多是个秃顶。如果说他还有什么显著特点的话,那就是贪婪。他担任伦敦及曼彻斯特工业保险公司的地区视察员有2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他弄到了一栋房子,还有每年400英镑的收入。他有一个妻子和5个孩子,但是他对他的家人很少关心。他只有一个爱好,或者说他只关心的是:增加他的财产。

由于塞顿的这种只关心增加他的财产的特殊爱好,他对待伊丽莎·巴罗显然非常亲切。两人都渴望赚钱,这使得他们之间

很快就产生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

10月14日,巴罗成为塞顿的房客才3个月,她就把价值1600英镑的“印度证券”转让给他,换取一笔有保证的、按周付给她的终身收入。显然,巴罗认为这样一笔终身收入比证券更安全,也更有利。第二年6月9日,塞顿又把属于她的一栋分租房子弄到了手。作为交换,塞顿把付给巴罗的那笔定期(每周)付款增加到每周3英镑。1911年夏季,伊丽莎·巴罗存放现金的那家银行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塞顿的催促下她取出了全部存款,总数大约有400英镑,和她的珠宝一起放在她的卧室里。此时,巴罗所有的财产不是在塞顿手中,就是在他的家中了。

之后不久,1911年8月26日,塞顿的女儿玛吉买了1包含有砒霜的毒绳纸。几天以后,巴罗就患了“胆病,剧烈腹泻,呕吐”。邻居的一位医生斯沃恩诊断为“流行性痢疾”,劝巴罗让人把她送进医院。但是,巴罗舍不得钱,拒绝了,她宁可让塞顿太太看护、照料。巴罗在床上躺了12天。9月13日晚上她大声喊起来:“我要死了”,声音响得连附近的邻居都能听见。塞顿太太叫赶快送医院,但是塞顿认为送医院或请医生都已经无用了。他就在前厅等着,一直到病人断了气。

巴罗刚咽气,塞顿就立即搜查她的房间,之后宣称在巴罗的房间里仅仅找到了10英镑。但是,塞顿的一个佣工却说,他看见塞顿在大清早拿着金镑点数。也就在这一天里,塞顿拿着巴罗的一只戒指到一家珠宝店,戒指上刻有伊丽莎·巴罗母亲名字的开头字母,他要求店主把这几个字母除掉。塞顿又在银行里存上了一大笔款子。

巴罗死后,塞顿也去找过斯沃恩医生,医生连尸体也懒得去看,就出具了一张死亡证明书,并在死亡原因一栏中填上了“流行性痢疾”。然后,在塞顿的安排下,很快就把巴罗安葬了,连巴罗仅有的亲属冯德拉厄一家也没有通知。塞顿挑选了最便宜的

墓地,还向丧事承办人说找他来承办此事要付12个先令的佣金。这笔佣金他也拿到了手。

1911年9月16日,在芬奇利公墓中伊丽莎·巴罗的棺材上面堆上了土,6天之后,塞顿一家人到海滨度假去了。

在塞顿一家到海滨度假期间,冯德拉厄一家知道了巴罗去世的消息。冯德拉厄以为肯定会有钱到手了,就来到托林顿公园街塞顿家,结果发现塞顿家的门紧紧锁着,于是,他心里起了疑。

10月9日,冯德拉厄终于在塞顿家里找到了他。塞顿告诉冯德拉厄,巴罗的财产总数是10镑,而他在巴罗死后为了照顾巴罗留下的孤儿已花了11镑1先令10个半便士。因此,如果冯德拉厄想继承遗产,那么,就欠塞顿1镑多。此外就没留下什么了,除了几件衣服和家俱,总算起来大约可值16镑钱。冯德拉厄问到分租房子、证券和银行存款时,塞顿拿文件给他看,并说,所有这些已合法地归他所有了。而他也一直是严格遵守合同,按约定期限付款一直到巴罗去世的那一天。至于认为巴罗手头还有现金,那是神话。

第二天,冯德拉厄把他的怀疑向苏格兰场报告了。巡官长沃德、侦察警士库珀和海曼被派去作调查。到11月10日,他们已经发现了许多令人怀疑的情况。于是总部便下令派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开棺验尸。斯皮尔斯伯里找不到巴罗自然死亡的迹象,就将巴罗的尸体转交给威尔科克斯进一步作毒药检验。威尔科克斯是毒药检验方面的权威,他采用马什试验法,很快就在死者的身体和头发中找到了致死量的砷,无疑巴罗是死于急性砷中毒。

威尔科克斯很久以来就一直有个打算,他想在毒理学尚未开发的领域里来一个突破,就是精确地测定毒药的数量。他曾在克里彭案件中提出一种检验生物碱的新方法而引起过一阵轰

动。现在他又被测定毒药量的问题所吸引了。在他看来,塞顿案件是采取这个行动的极好机会。他的目标是:测定巴罗尸体内的毒药量要达到前所未有的精确程度。

11月29日,威尔科克斯来到了保存巴罗遗体的陈尸所,尽其可能精确地称得了巴罗尸体的重量。回到实验室后他又把已在手头的巴罗的所有器官都称过重量。他发现,发掘出来的尸体仍有60磅。而巴罗生前的最后一次体重记录是140磅。

当时,以砷镜的形态沉积出来的砷,它的重量实际上是无法称量的。但是威尔科克斯却认为这事可以办到。

他决定,先拿几百份各种重量的纯砷,一一通过马什装置,把多重的砷形成多大的砷镜确定下来。如果把1毫克到1/200毫克的砷都分别做成砷镜样品,供对比之用,那么在估计尸体内的砷应该相当于多少重量时就有标准了。

威尔科克斯耐心地把上述试验做了几百次。然后再着手检验巴罗尸体内的器官。他把整个胃称过,重量是105克。再从胃上取下重0.525克的一小块组织,也即整个胃的1/200。用这块组织作马什试验,把得到的砷镜与标准砷镜比较,就得出了这块标本的含砷量。再把这含砷量数字乘以200,就得出整个胃的含砷量——7.3毫克了。所有其他器官也都用同样的程序检验,结果发现肠含砷41毫克,肝含砷11.13毫克,等等。

到着手判定皮肤、骨骼和肌肉中的含砷量时,用这个方法就比较困难了。他不能采取把整个尸体都破坏掉的措施。因此,他只用了重6克的一块肌肉来作这种对比分析,发现其中含有1/30毫克砷。但是,他无法得知全部肌肉组织的准确重量,因为上面这个数字应乘以多少倍就没有一个准确数据了。后来,他只好大略估计一番。人身上的肌肉重量是整个体重的2/5。巴罗的尸体重60磅,如果肌肉按2/5计算,他就必须把6克肌肉中的含砷量乘以2000倍,才能得出尸体全部肌肉系统中的含

砷量。他这样算出巴罗的肌肉中应该有 67.2 毫克砷。

检验头发时,他发现 100 克头发平均含砷 18 毫克。到后来,他决定把头发、皮肤和骨骼这些次要项目略去,不列入总计。因为只就检验过的器官来计算,砷量总数已达到 131.57 毫克,足以证明是致命的中毒了。至于略而未计的数字,他想保留着,作为后备之用,万一塞顿的律师在他的分析方法或是计算中找到了什么毛病,他再拿出来。

威尔科克斯为这一场艰难的法庭斗争作准备是对的。1912 年 3 月 4 日,当塞顿和被控与塞顿共谋杀害巴罗的塞顿太太走上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被告席时,就展开了一场搏斗,这是在伦敦法庭上发生的最激烈的法医毒理学斗争之一。

塞顿的辩护人是爱德华·马歇尔·霍尔,在法医方面也有很丰富的经验。从一开始,霍尔就承认这场官司很难打。这次与他通常的作法相反,他并不相信他的当事人无罪,但是,他却像为一个无罪的人辩护一样尽力。他极其精心地为这场官司作了准备。在审判中,霍尔精明的战略战术都是以威尔科克斯为主要目标的。

3 月 7 日,霍尔开始向威尔科克斯提出质询。他准备了两个陷阱,事后威尔科克斯都承认是他没预料到的。而且,威尔科克斯这个毒理学家差一点就掉到第二个陷阱里去了。霍尔很聪明。他知道,对于威尔科克斯确定毒药量的计算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不过他能把其中几处弱点揭露出来。

因此,霍尔开始说,对于威尔科克斯计算总含砷量的方法,他有了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了。他也作过计算,把各项检验所得数字乘以若干倍。有几项中所乘的倍数很大:肾脏是乘以 60 倍,胃是乘以 200 倍,肌肉是乘以 2000 倍。然后,他问威尔科克斯,这些数字都正确吗?

威尔科克斯作了肯定的回答。

霍尔继续说：“我希望威尔科克斯了解，在称量标本的重量时，最微小的误差都会导致乘数大大增加，从而使结果产生很大的差错。”

威尔科克斯说：“我了解这一点。”

霍尔逼进一步：“在检验肌肉这一项中，你所取的标本重量是6克吧？”

“是的。”威尔科克斯答道。

“你做了一个砵镜，你判断它的重量是1/30毫克吧？”

“是的。”

“在这一项中，所乘的倍数非常大，是吧？”

“是很大。”

“我算出来的是将近2000。”

“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到此为止一切顺利。但是，霍尔话锋一转，向威尔科克斯问道：“你是否忽略了此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巴罗的体重一度是140磅的，而现在不到60磅。重量减少这样多是组织中的水分蒸发的结果。但是肌肉中的含水比例比骨骼大得多。肌肉中含水77%，而骨骼含水只有50%。所以，你知道，假定两者中的水分蒸发率相同，那么肌肉中损失的水分的比例就会大些。也就是说，和骨骼中损失的水分相比，是77比50。

如果按照霍尔的这一理论，威尔科克斯的概略估计，即肌肉占尸体重量的2/5，不是就不成立了吗？进一步说，威尔科克斯用2000倍这个乘数，不是也不成立了吗？因此，霍尔宣称：“我能肯定这是一个疏忽！你在计算中没有把损失水分问题估算进去。”

“没有，我没有估算进去。”威尔科克斯不得不承认。但是，这个错误并不会真正从根本上动摇他的成果，因为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把这个疏漏之处补上。例如，尸体的某些部分他未作检